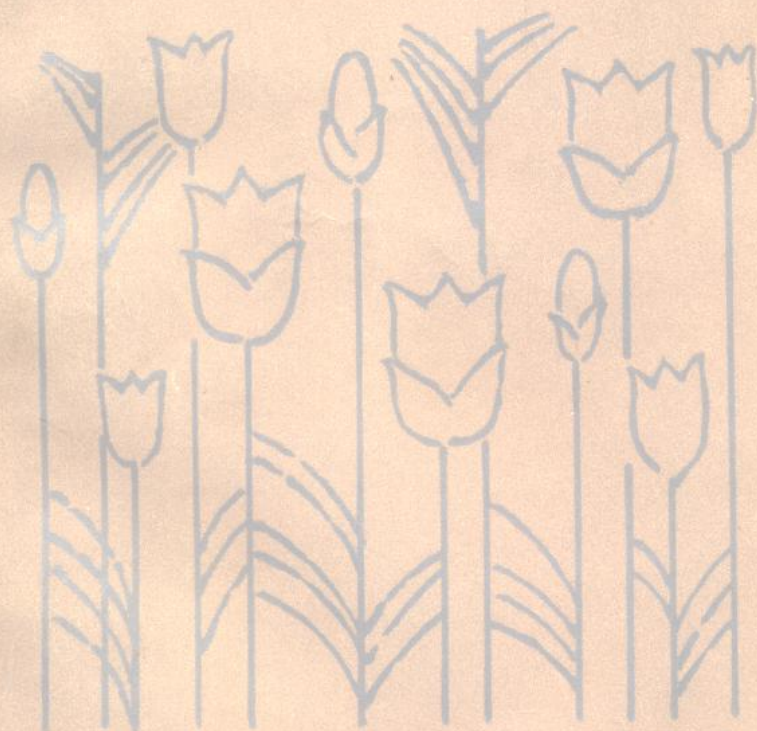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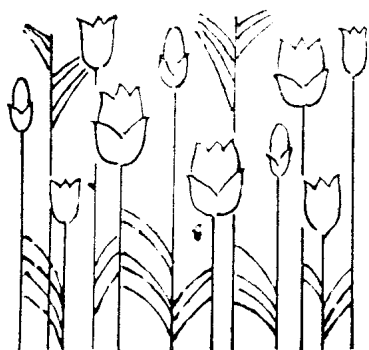


中国当代文学 参阅作品选

2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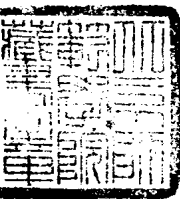


20976350

中国当代文学 参 阅 作 品 选

第 二 册

二十二院校编写组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福州

976350

中国当代文学参阅作品选

第二册

全国二十二所院校编写组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9印张 2插页 453千字

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9,750

书号: 10173·499 定价: 2.00元

内部发行

前 言

《中国当代文学参阅作品选》这套书，由二十二所高等院校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同志编选而成。我们在日常教学与研究工作中，深感建国三十多年以来的文艺运动，经历了一段曲折发展的过程，产生过种种丰富而复杂的文学现象。这里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挫折和教训。整个文艺创作在艰难中行进，不少作品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过不公正的批判，还有不少作品由于自身或社会等种种的原因，也曾出现过种种争议。这些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温故而知新，鉴往以开来。认真回顾这些文学现象，对于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总结文学创作的发展规律，从中汲取正反两面的经验，借以推动当前的文艺创作，是很有必要的。过去不少高等院校与研究单位，已经编写过《中国当代文学史》与《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而对建国以来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受到过批判，或有过争议的作品，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随着我国当代文学研究工作的加强与时代岁月的流逝，对于这些作品是越来越需要，也越来越难找了。因此，编选与出版这类作品，既是历史的回顾，又有史料的价值。基于上述考虑，特编选了这套《中国当代文学参阅作品选》。这是一项不可缺少的基本建设，也可说是填补了一项空白。这样可为高等学校文科师生与科研单位有关人员提供教学与研究的资料；对各文学艺术团体与文艺工作者则有参考借鉴的作用；对广大文艺爱好者亦可扩大阅读视

野，提高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

本书的编选原则、体例、协作单位等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一、本书因系配合中国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故在建国以来各个时期文艺运动与思想斗争中涉及到的作品，或受过批判，或有过争议，只要在全国范围内产生过较大影响的作品均予选收。这些作品情况不一，须作具体分析。即以建国十七年文艺界“五大运动”中受过批判的作品而论，有的应作“重放的鲜花”，可以列入当代优秀作品的范围；有的确实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当时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和修正主义思潮的产物来批判是错误的。各个时期引起争议的作品更为复杂，或对整部作品有所褒贬，或就某个问题进行争论；其结果也不一样，有的属于好的比较好的作品，有的瑕瑜互见，有的确实存在某些严重的错误。

二、建国以来的“参阅作品”，因其数量很多，我们大体按照发表时间顺序，分册出版。建国十七年部分分为四册。十年动乱中单独编册。新时期再编若干册。

三、入选篇目一般包括原作、说明、索引三个部分。“原作”尽量采用最初发表的版本。其中有的作品，如剧本《新天河配》、《新闹天宫》等，当时虽已公开演出，尚未正式发表，这回是第一次与读者见面。“说明”意在帮助读者了解当时批判或争论的情况。着重介绍有关背景，摘编主要论点，力求客观叙述，言必有据，以期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索引”选编在批判或争议中较有代表性的论文篇目，为读者进一步研究提供线索。

四、凡属长篇小说一律存目，不收原作，只附编者说明与索引。少数中篇小说因超过十万字，与长篇同样处理。

五、我们选收某一作品，并加简单说明，是为了提供学习和

研究的资料，并不代表我们的观点。如果介绍当时背景与概括不同观点不够准确，则由编者自己负责。不少作品今天已有新的结论、新的评价，我们则在说明部分尽量给予反映。有的作家虽然在政治方面已重新作出结论，但对过去受过批判或有过争议的某一作品目前尚无评论，只有暂付阙如。有些可能出于我们疏忽，欢迎作者与读者提供线索，补充订正。

六、参加协作编选的院校（以校名笔划为序）有：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学院、上海师范学院、中央民族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天津广播电视大学、天津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学院、西北大学、吉林大学、安徽大学、河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杭州大学、杭州师范学院、河南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徐州师范学院、浙江师范学院、海南师范专科学校、湖南师范学院。因各校参加编选人员较多，故执笔者姓名附每篇说明之后，不再列入前言。

七、一九八一年三月，由南开大学、杭州大学等十八所高等院校在杭州召开第一次当代文学教材协作会议。会上在确定《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编写任务的同时，酝酿编选《中国当代文学参阅作品选》。同年八月，各校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协作会议，正式确定编选这一套参考书。福建人民出版社特派代表参加会议，同意承担本书的出版任务。经全体编写人员的共同努力，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初稿，于一九八二年四月和十月在杭州和开封定稿。在整个编写过程中，我们始终得到福建人民出版社的直接指导帮助和各协作院校校系领导的大力支持，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上海市文学研究所、东北师范大学等单位的有关同志亦对本书编选原则、篇目选录提过不少宝贵意见。对此，我们一并表示深切的谢意。

八、编选建国以来的“参阅作品”，这是一项初创性的工

作。限于我们的学识水平与时间精力，定然存在不少问题。或宥于见闻，而将某些重要“参阅作品”遗漏；或选择不当，而与我们自己所订编选原则不符；或缺少识见，而造成说明文字不够准确。凡此种种，热忱欢迎各条战线——教学、科研、创作及文艺爱好者们，阅后批评指正。我们将根据各地有关专家与广大读者的意见进行修订，以求不断提高完善。

《中国当代文学参阅作品选》编写组

一九八二年十月

目 录

D 4132/03

前言

在桥梁工地上·····	刘宾雁(1)
本报内部消息·····	刘宾雁(43)
本报内部消息(续篇)·····	刘宾雁(78)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王 蒙(110)
在悬崖上·····	邓友梅(154)
小巷深处·····	陆文夫(190)
洞箫横吹·····	海 默(209)
大西洋·····	艾 青(310)
礁石·····	艾 青(319)
怀古·····	公 刘(324)
布谷鸟又叫了·····	杨履方(328)
灰色的帆篷·····	李 准(415)
“爱”·····	陈登科(425)
草木篇·····	流沙河(444)
吻·····	曰 白(449)
田野落霞·····	刘绍棠(453)
雾·····	孙静轩(481)

“蝉噪居”漫笔·····	回 春(484)
改选·····	李国文(497)
红豆·····	宗 璞(514)
美丽·····	丰 村(549)
水滴石穿(存目)·····	康 濯(580)
亲人·····	王愿坚(584)

在桥梁工地上

刘 宾 雁

在河对岸，大桥工程的桥头堡上，我终于找到了桥梁队的罗队长。他正在对一个领工员模样的人布置着甚么事情，那人吃力地用铅笔朝一个小本子上记着。

大概这几年里我变了许多。他眯起眼睛辨认了一会儿，才迈着小步走过来和我握手，兴奋地说：“老刘，还在报馆么？来采访我们啦？好！”

他的嗓音还跟六年前一样，稍微有点沙哑。脸胖了，面色却发黄了。没等我说明来意，就拉着我跟他一道去巡视工地，要给我看看，对我讲讲。

在便桥头上，他领了两件救生衣，给我一件。一面吃力地结着背后的那个扣子，一面笑着说：

“制度！这是制度啊。不穿救生衣，队长也不许上桥。现在不比从前，甚么都得有个制度。”

紧靠着这座便桥，一个巨大的拱形铁桥正在建造。从下面望上去，这座拱桥的工程显得分外雄伟。第一个拱架已经造好，从河南岸起上升成一个半圆，象一条彩虹似的。简直不能想象，就

凭这么一根窄窄的钢筋水泥的拱架，能经得住几千吨重的列车不断开过。好象看出了我的惊异，我的老朋友说：

“这是中国第一座钢拱桥。不用钢梁，一个跨度就有五十三米那么宽，不简单哪。从前，连想也不敢想。”

罗队长给我详细介绍造桥的准备过程，施工的现状。我们手扶着便桥的木栏杆，脚下就是奔腾的黄河之水。比起中下游的黄河，这里河水要清得多了：泡沫是白的，浪花也是白的。一股奇怪的味道，随着风和水向我们扑来，越来越浓，象水的清香，又象泥土的香味，有时又觉得它不过就是股潮湿味。春天来了。

我们顺着河边慢慢走着。罗队长对我指点着、解释着几十丈高的钢塔，新来的各种建筑机器，工人自己绑扎的各种把竿，一面不住地说：“从前连想也不敢想啊”，“这可不是咱们白天黑夜搞抢修那时候了”……

忽然间，从左侧传来一阵比春雷还响的轰响。接着，有几块小石头从山上一直滚到我们脚下。一刹那间，觉得脚下的整个土地都颤动起来。我的朋友叫我猜猜这是甚么。我说，当然是爆炸，大概是山后甚么地方在炸石头罢。他笑了，说：

“是爆炸，可不是山后面。这是二三十里以外开隧道呢。大——爆——破，这叫大爆破。听见过没有？把几十吨炸药一块填进去，送药的‘眼’儿里能走得开人。一炮，就下来几万、几十万公方的石头。这才真是中国铁路史上前所未有的啊……”

两人都有点累了。我们在陡峭的黄土崖壁边上坐下来。黄河正好在我们脚下面拐了一个弯，拐得那么柔软，象一根随便丢在那里的带子。

“不简单哪，”他无限感慨地说：“解放前，几十年间黄河上只修了三座桥。解放这么几年，咱们就一鼓气儿造了它三座！你写吧，我们造桥，你们报道！……”

我很想听听这位老朋友几年来的经历。从我们在解放战争末期一起抢修桥梁那时候算起，过去整整六年了。罗立正——当时刚刚改行不久的区委书记，现在成了桥梁专家。讲业务，不说是大学毕业，也该是专科学校毕业的水平了。据说，这几年他领导过施工的桥梁有三十多座。

“一万四千多公尺，”他在历数过他造的这些桥的种类以后，竟算出了三十多座桥梁的总长度：“还不算现在同时施工的这五座桥……”

许是因为这一天遇到了老朋友，回忆起几年前充满战斗的生活，也许是因为在这么好的天气里能和我一起鸟瞰一下自己几年来工作的全貌罢，罗队长的心情一直是十分愉快的。在我们快走到大虎沟的时候，他竟轻轻地哼起一个歌儿来。但是，一当我提出了这个问题以后，一切就都变了：

“你们队里有个曾工程师吧？”我说：“我这次来，就是要采访他。”

没等我把话说完，只见他双眉越皱越紧，眼睛直视着前方，一股说不清的不痛快在他整个脸上表现出来。他沉吟了一会儿，使劲揉着眉头，叹了口气说：

“你是要找个工程师是不是？”

我点头。他紧接着说：

“那好办。我给你推荐另外一个罢。我们技术室的周主任，可以在报纸上介绍介绍。”

我想问，为甚么不可以采访曾工程师。可是这时我的朋友已向前去，而且情绪远不适于提出这个问题，我就把话收住，跟着他朝叮叮当当的石场走去。

我住在技术室主任周维本房间里。

这是一幢用土坯造成的房屋。黄河边上，这要算是最好的住所了。它不象帐篷，可以不受任何风雨的威胁，除了大风天气大粒沙石打在玻璃上的响声以外，简直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是住在旷野里。也不象窑洞，一点不觉得有甚么阴沉。

在我的房间里听隔壁技术室的话声是一清二楚，甚至在我跟别人谈话的时候，隔壁的人打电话都能使谈话中断。各处工地在电话里提出的问题，有许多是要技术室主任亲自回答的。奇怪的是这些回答都十分相象。说得最多的是“这个问题呢，已经请示工程局的技术处了”，“这个问题呢，施工处还没答复”。当然，有不少问题，主任还是提出了意见的，但紧接着就一准说——“这是苏联专家的意见”，“这是局里张总工程师说的”，“不，这可不是我的话呀，队长的意思”……

都是些何等重要的问题必须请示，技术室主任自己拿不出意见呢？

有一回，我正在跟一个装吊工人谈话，隔壁又传来周主任打电话的声音——

“哎，别急嘛，不请示局里怎么行呢，王处长说这两天就批示的……”

这时候，那个名叫张广发的起重工人忽然从条凳上站了起来，气愤地说：

“又是这一套！把南岸一个螺丝拿到北岸去都要请示，要你这个主任干屁呢？为了你这请示，我们窝了八天工了……”

说完，吐了口唾沫，又坐下来给我讲，甚么叫“骑马扣”，甚么叫“鸳鸯扣”……没有多大一会儿，他又站了起来，气愤地说：

“哼，灰尘掉下来都怕把自己砸死，还叫工程师、主任呢！曾工程师就不这样。跟你说，干起重工的，就愿意跟这样工程师

干。他敢决定事情，常说：就这么干，我负责任！……”

二

我开始知道年轻的工程师曾刚，是在一九五四年春天。一次在工程局施工处等着拿一个资料的时候，听两个职员谈起这个工程师的“怪事”。桥梁队的两个工人家属吵架动了手，一个女人被打伤了，最后扭到法院。出庭作证的人里面，有一个就是工程师曾刚。

“多新鲜，”报告这个新闻的职员，最后加上一句自己的评论：“工程师连工人家属打架都管了起来，这还是头一遭儿听说……”

“那有甚么新鲜，”第二个人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前些日子人家还给部长写过一封信呢。”

“甚么？别瞎扯了！”

“信不信由你。信是请报社转去的。听说还打听过有没有回信呢……”

这两条新闻是不是确有其事，我没去了解。引起我注意的，是每逢到工程局来跟有关桥梁建筑的部门打交道时，常常听到关于曾刚的一些传说。事情都一样，意见却分为两派。

谈得最多的，当然还不是曾刚在民事诉讼方面的活动或对国际政治局势的兴趣，而是一个工程师任务范围以内的事。比方说，多少年来造桥墩的沉井都是在岸上，造好再运到河心的，桥梁队的三分队却建议在钢板桩里、在水下造沉井，说是这样每个沉井可以节省一万多块钱。多少年来，桥身施工的脚手架都是在水上搭的，形状象个楼房，三分队却建议把它挪到岸上来，形状也改变一下，说是可以少用几百根木头……

处长、科长、技术员都对我说过：同样一块木料或一立方公分的混凝土，在别处如果只能吃七十公斤的力量，在三分队就得叫它吃一百公斤。

三分队新事情最多，而三分队的队长兼主管工程师就是曾刚。

但是传说也不限于这一类技术问题。有一次，施工处的几个年轻人就为曾刚的一个举动展开过一次辩论。那是抢修渭河桥的时候发生的事。桥墩要垮了，钢梁已经朝便桥这边歪下来，看样子一阵大风就能把它给刮到河里。几个技术人员都拿不定主意，踌躇不前。曾刚来了，提出个方案，自己亲自走上了便桥，指挥工人用“千斤顶”把钢梁吊起，然后处理桥墩。一个当时在场的人说，曾刚这种作法本身就是冒险——万一吊不起来怎么办？况且，工程师也没必要和工人一起站到便桥上去冒这个生命的危险。反对这个意见的人说，曾刚的作法是根据科学的计算和经验，不能叫冒险，事实证明是成功了，至于工程师和工人站在一起，那更没甚么不对，——在工作的紧急关头，工人们知道“工程师也在这里”，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我听到的许多关于曾刚的意见，放在一起就是一场严重的、针锋相对的争辩。部分人是用钦佩、敬羨的口吻肯定曾刚的大胆精神，另一些人则抱着否定、怀疑的态度，认为这个人冒险，幼稚，不讲究科学……

我听到的，毕竟还是后一种意见更多一些。虽然没有轻易置信，却也受了一定影响。

在凌口大桥工地上住了几天，工地上的景象，和我预料的完全相反。这几年采访中所见所闻，使我对于建筑工地的某些混乱状态已经习以为常。而凌口大桥工地上，却是有条不紊，秩序井

然。这里，几乎找不到一个闲人，也看不出一点忙乱。人，机器，工具都安放在最合理的地方。看得出，甚至一个洗石子的地方，一台混凝土搅拌机放在哪里，都是经过一番周密的考虑才安排下来的。一般工地上常见的恼人的“小搬运”，这里几乎没有。我问过不少普通工人，都不仅知道自己今天、明天的任务是甚么，而且了解本小组小队的任务和当前工作中的主要问题在哪里。所以，也就没有工地上常常发生的那种“我在哪儿？”的笑话了。分队的计划，每月都超额完成。

这一切，看来都那么稳当，和“冒险”是一点边儿也沾不上的。而桥梁队的其它分队，情形却正好相反：经常是月初窝工，月底加班加点，有的竟同时二者并存；每年计划的百分之三十几拖到最后一个月完成，也是常有的事。但是从来无人说这种杂乱无章、盲目赶工、大量发生人身、质量事故是冒险，反而觉得那里一切都很正常，很稳当。

起初，我主要是从工作方法上去考虑了这种差别。我和曾工程师一起一连坐了两个夜晚，研究和总结他的经验。他重视计划工作，每次编计划都亲自动手。这样每月、每旬队里工作中的各种有利因素、不利因素就都通过他一次脑筋，随时记得。一切具体措施，都是在这个全盘考虑下作出的。和一般工程技术人员不同，他亲自掌管全队的合理化建议工作，工人提出甚么意见，他随时可以根据当前的和长远的需要及时作出结论，不必经过繁复的登记、审查、批准等手续……如此等等。

但是谈了两个晚上，我忽然觉得这不是我需要了解的主要之点。这几年，施工组织上的经验总结得还算少么？但是在有些人手下，再成功的经验也行不通。而一到把生产搞到一片混乱、犯了错误的时候，这种人却又挠着头皮，抱歉地（决不是负咎地）微笑着说：“不行啊，都是因为咱们经验不足啊……”缺乏经验，

当然就无可厚非了：谁能责备一个小学生写了错别字呢？但是，在很多场合，这不是或至少不完全是经验的问题。

不，一个心上遮盖了灰尘的人，不可能单依靠别人的经验就能增加自己对于新鲜事物的敏感，正象贪生怕死的人不能从黄继光的作战方法上来学习勇敢一样。

当然，象一切经验一样，曾刚这两天所谈的经验中间，也包含着比方法问题更高也更深刻的东西。例如，他说“每逢作计划，我只是打个底子，叫工人补充”，“我不怕谈困难，困难在哪儿，一定得告诉工人——只要提出来，就会有办法解决”，他也激动地说过：“这几年，和工人一起吃一起睡一起工作，才知道劳动的不容易，国家建设的果实来得不易，硬是工人们一滴血一滴汗凝结起来的啊。看着工人在水下作业呼吸困难，脸都白了，浇湿了浑身衣服，冻肿了手脚，心里就再也不容许自己有一点疏忽，浪费他们一点力量。同时，也慢慢懂得了工作有困难才有趣，花的力量越大，干完了越愉快……”这里，都反映了他对工人群众的感情，对工人主动精神的信任。他的“联系群众”，也不光是和他们“打成一片”，或者教教他们算术、画图之类的东西（可惜，许多行政干部和技术人员还认为只要跟工人互称“老王”“老李”，或每天和工人一起打上两个钟头扑克，这就是“联系群众”了），而是——想尽办法去组织这些力量，凭自己的技术知识和经验把工人和他们的机械、工作场地安排妥当，使每个工人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他的积极性和力量。

但是，这仍然不是主要的东西。

第三次谈话，曾刚自己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走进他办公室的时候，他正在打电话。那边说话的人已经谈了老半天，曾刚在耐心地听着，一只手轻轻地敲着桌面，见我进来，用眼睛告诉我在桌旁的椅子上坐下，然后对着听筒说：